

姚忠瑞中篇小說集

未開墾的處女地

5

寧南出版社

目 录

●来 年 四 季 青 1

●不 尽 长 江 45

●未开垦的处女地 94

●风 雨 黑 鱼 塘 158

●河 嘯 206

●后 记 245



B764011

来年四季青

春

春缺，罕见的春缺。邵镇街面上接连几天断了蔬菜的样。大清早，居民们就挽着空篮子在我们蔬菜门市部前面走来走去，骂骂咧咧。有的甚至指着门市部上面的望街楼点名道姓地斥我：“吴经理，你下来，我要剥你的皮，抽你的筋，拎回去好煨汤喝，配饭吃。”尽管我曾被人比作十八锥子都扎不出一滴血来的“橡皮经理”，这回可也有了三分惧怕，整天捧着那只宜兴产紫砂小茶壶，缩在楼上办公室里不敢露头、露面。这是个多么揪心裂肺的时节啊！

偏偏，就在这一个节骨眼上，范二提着裤脚管，噤噤噤跑上楼来，气喘吁吁地报告说：“菜姑出任蔬菜队的大队长哩！”

“怎么，是菜姑？！”仿佛晴空里炸开一个响雷，惊得我目瞪口呆。

“嘿！”范二照例往我办公桌旁边的方杌子上一坐，随

手接住我递过去的“过滤嘴”，摸出打火机来，“叭”的点着了，猛吸了两口，不无轻蔑地淡笑一声，“菜姑算老几？倒不是我为叔的小看她，一个姑娘家去描龙绣凤还差不多，来当蔬菜队这个家，岂不是活活找罪受吗？”

范二是菜姑的远房叔子。他平日不务正业，游手好闲，经常荡街路、坐镇头，菜姑不止一次地当面批评过他。有一次，甚至把范二从赌场上当场捉出来，让他在干把人的社员会上作检讨。为此，范二恨透了菜姑，叔侄关系一直很僵。那年我带领工作队进驻蔬菜队，曾把他培养成学大寨的标兵。尽管他象六月里的蕃茄，离了架子就不行，工作队一撤走，他又依然故我。可他毕竟积极了那么一阵子，特别是因我器重过他，一直对我感恩戴德。有事没事，每天总爱到我办公室来坐一坐。只要抽上一支烟，喝上一碗茶，他就会给你说上小半天镇上的“小道新闻”。靠了他这个“消息灵通人士”，我不出办公室，也知镇上事。我知道他对菜姑又恨又怕，今天跑来，不无成见，可那话不假：蔬菜队这个家不是好当的呀！

俗话说：“人是铁，饭是钢。”那菜呢？好象还没有专门的类比，可在我的心目中，早就引用一个歌子里唱的，认定它“比铁还硬，比钢还强”。随你啥人，哪怕地位再显赫，仪表再堂皇，也会“三天不吃青，肚里冒火星”；随你啥饭，雪花白米也好，精白面粉也好，照样“没有菜配饭，到嘴难下咽”。象邵镇这样西依大运河，东傍大马路，车来船往，终年不绝的水乡集镇，那些流动的车夫、船户不算，光为满足两万居民每天的蔬菜供应就够你忙的了。人说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，管粮的，手中有粮，心里不慌；卖菜的，手中有菜，心里实在！一年四季，我这卖菜的头头若不两眼

牢牢地盯住种菜的头头，能行吗？

以往，蔬菜队大队长一直是由支书老戴兼的。他是个老好人，常常三扁担打不出一个屁来，人家都喊他“面糊”队长。我俩自小同学，又一块出来工作，相互都知道长短，熟悉秉性。尽管这些年，一直在闹“吃菜难”，种菜和卖菜的都没落着好名声，我们之间也常有些磨擦，可他那个“面糊”队长碰上我这个“橡皮”经理，即使再大的火星，也爆不出雷鸣电闪来。如今，菜姑当上大队长，还会这么太平无事吗？

“嘿嘿！”范二又淡笑了两声，他毫不客气地站起来，自己动手，提起热水瓶，先给我的小茶壶加满了，而后，自己泡了一碗清茶，呼哧呼哧地喝个精光，谈锋顿时尖利起来，“谁都知道她这个套数，新官上任三把火。才当家，就闹什么改革，名堂还不少呢！”

听说“改革”二字，我不由想起关于菜姑的一件往事来。

那年，我带领学大寨工作组进驻蔬菜队。为了体现“以粮为纲”的精神，一入队，就根据某市郊区的“经验”，在社员会上提出“菜农不吃商品粮”的口号。

当时，会场上鸦雀无声，社员们全都懵住了。

突然，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噔噔地跑出来，冲着我
说：“菜农，菜农，不以菜为主，还叫什么菜农？若要菜农不吃商品粮，那居民准喝酱油汤！”

这是明目张胆的讥讽。

“放肆！”我喝道，“这是谁家的小孩？”

“小孩？”那小姑娘指着鼻子，咯咯地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，“过年都十六了，还是小孩？”

我正颜色：“不要犟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菜姑！蔬菜的菜，姑娘的姑。”

“怎么叫这名字？”我觉得奇怪，便放软了口气。

“不好听吗？‘荒年饿死放债的，饿不死种菜的’，爹妈说我是在低标准，‘瓜菜代’的年份里长大的，才取了这小名儿！吴经理，你要菜农不吃商品粮，就得将大片菜地改成粮田，我这名字是否也要改成‘粮姑’呢？”咯咯咯，又是一串银铃般的笑声。

“哗”的一下，全场的男女老少哄了起来。

我却照样“脸不变色心不跳”，强行将蔬菜队的一半菜地改种粮食。结果，菜农种粮，门槛不精，全年产量还抵不上人家一熟哩！同时，因菜田面积不足，上市蔬菜锐减。开春落个驼子跌在桥背上——两头不着实，既缺粮又缺菜。不少居民一日三餐真的用酱油汤配饭吃呢。

如今，这事已过去了七、八年，可菜姑那咯咯的笑声，挑战的口吻和讽刺的意味却至今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。它牵人思绪，促人回想，仿佛很远，又似乎很近……

范二一口接一口狠命抽着烟，云里雾里，也不知他后来嘀咕些什么，我隐隐约约，全然没有听清。

第二天一早，范二刚到，还没落定，就有人招呼：“吴经理，你早啊！”

我抬头看去，一个高挑个子、瓜子脸蛋的姑娘正手撑着扁担，威风凛凛地站在楼梯口。一对黑亮的眼睛里射出炙人的目光，两个深深的酒窝中露出挑战的笑靥。啊，是菜姑！

这些年，倒没在意，当年的小淘气已出落成了大姑娘。

我不由一阵瑟缩，连忙应答上去：“你早啊，菜……”
“姑”字未曾吐出，忽然觉得不妥，连忙改口，“……菜大

队长，你早！”

“唷，又没多生一双眼睛，又没多添一个鼻子，菜姑还是菜姑嘛！”她转身对范二，“哦，二叔，你也在这里。”

菜姑落落大方，还跟往常一样随便。范二挪动了一下脚步左顾右盼，弄得我也有点不自在起来。

“吴经理，我想问你一句话，行吗？”菜姑骨碌着两眼，引而不发。看起来，她比以前稳重多了。

“怎么不行，你拣好答的问吧！”我知道她是瞎子买扁担，总要寻崛疤的，不能不小心翼翼地提防着。

“目前，广大农村都实行大包干，起了大变化，我们市镇为啥不跟着学？”果然开口见喉咙。菜姑冲着我劈头就问。

我捧着小茶壶，悠悠地喝了一口，摆出一副老成持重的架势，回答：“农村归农村，市镇归市镇，冬瓜藤是不能蹰到茄子田里去的。”

“这……我再问你，”菜姑走前一步，嘴角微微颤动，面孔涨得通红，“菜衣是不是农民？”

“当然是农民！”

“是农民为啥不给自主权？”

“这……”我摊开双手，答不上来了。

她还没罢休：“菜衣是不是种地的？”

“当然是种地的。”

“是种地的为啥不让搞‘包干到户’责任制？就这样不改不改，还是老陆三板，蔬菜生产怎么能上得去？”

这下我算听出子丑寅卯来了。正如范二说的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她想赶浪头、追时髦哩！真是“没当家，不知柴米贵”！得好好给她点拨点拨。

“菜姑，不是我姓吴的倚老卖老，这一行的饭我是比你多吃了几年，蔬菜生产可不同于粮食生产，它季节性强，春夏秋冬，季季不同；计划性也强，多了要烂，少了‘扯淡’。这些年来，我觉没多睡，苦没少吃，头发白了许多，额纹添了不少，可年年都喊‘四季青’，年年在闹‘吃菜难’。大伙的菜篮子装不满，总找我们卖菜的和种菜的出气。我是撂挑子没撂掉，想改行没改成。横不得、竖不得。只准受冤枉气，不好打退堂鼓。眼下‘春缺’，你到街路上去听听，人家顾客在骂的啥？不瞒你说，我正被搅得焦头烂额呢。什么改呀革的，玩花架子，空的。归根结底，还得凭蔬菜说话。我劝你回去与老戴好好商量商量，还是早点儿把今年的种植计划落实下来吧！”

“吴经理，昨晚我们就在社员会上把今年的种植计划议论了，喏，这是老戴让我送来的！”菜姑从口袋里掏出几张表格来递给我。

我随手打开一看，愣住了：这不是通常的种植计划，它分明是一份蔬菜队“包干到户”的明细表。他们将国家下达的种植面积、品种、上市量落实到每个地块。然后，将这些地块按人头和劳力承包到户。其中好薅菜地和大小品种都作了搭配。总表后面还附了各户签字画押，与生产队签订的合同。好家伙，我还当她只是嘴上说说呢，不想先斩后奏，真的干了起来，动作多快啊！

“你们这样做，通过公社领导没有？”我不得不打出这张王牌。

“公社领导点了头，我们才这样做的。现在就等你吴经理过目了。”

“哦，不！”我瞟了一眼身边的范二，旁敲侧击地问，

“你们蔬菜队的群众是否都统一，都愿意？直截了当地说，就是有没有人反对？”

“有！”菜姑回答得嘎嘣脆。

“谁？”这是我最感兴趣的。

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喏，就是我二叔！”

“唉，唉，”范二不敢与菜姑展开正面论争，忙着拐弯子，“既然大伙都同意包，我还能撤下来唱独脚戏？”

“二叔，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。”菜姑盯着范二钱他，“这承包合同上的图章，可是你自己盖的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田块可是你自己认的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最后全体通过时，你不是也举了手吗？”

“是，全是。”

“那好，今天当着吴经理的面，你可得把话说清楚呀！”

范二吱吱唔唔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，明明昨天他还牢骚满腹的，这会儿竟依头顺脑，一句回对的话也没有了。真是断根的茄树，扶不起的东西！

我还能讲什么呢？菜姑的这壶酒斟满了，提过来，苦也好，甜也好，反正得喝。我一退六二五，搭讪着说：“我们卖菜的只知向你们种菜的要蔬菜，至于你蔬菜怎么生产，那我们就没法管，也管不了啊，这是你们的自主权啊。”

“吴经理，那你是支持我们这样做啰？”菜姑反话正听，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。

“符合中央的精神嘛，还能不支持？！”

“好，回头见！”菜姑高兴得什么似的，噔噔噔跑下楼

去。咯咯咯，又撒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。

真是拾着鸡毛当令箭。

其实，我嘴里是这么说，心里却并不这么想。掐指算来，我已当了整整三十年的蔬菜门市部经理。大改小革也不止闹过一次。哪次不是中央的精神呀？别的行当且不说，光我们这商业系统，从私营到国营，从小集体到大集体，收收放放，已折腾过好几个来回了。最热闹的要数“史无前例”中“斗批改”那一回了。先把我打成“走资派”，“上纲上线”胡乱“斗”了一通，又激烈“批”了一下，尔后，就搬出那个“改”字来。可改来改去，还不是白羊画在白壁上，连影儿都没留下……

如今的党中央确实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党中央，各项政策都顺应民心。城里“老大”定时计件，拿不完的奖金；乡下“二哥”联产计酬，估不透的收成。那些夹在城乡之间的“老三老四”都说货源足、顾客多，生意也好做了。唯有我们的蔬菜门市部是个例外。城不城，乡不乡，叫了多少年的“均衡上市，品种齐全，一日不断，四季常青”，老是实现不了。为来为去，还不就是为的蔬菜队不照我们门市部下达的计划指标办吗？！眼下，春缺时节，菜姑上任，不先来好好找找这个原因，倒忙着翻新花样，这怎么能不叫我格外担心呢？不管人家怎么嚷嚷着要剥我皮、抽我筋，我也得搁下茶壶，壮着胆子，跨出望街楼上的经理办公室，下去走一走，看一看啊！

邵镇街纵贯南北，足有三里长。相传这儿原是个十来户的小集子，当年隋炀帝沿着新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南下寻欢作乐，龙船要在此停宿，并上岸观光。地方官得知皇上三日内

驾到的消息，连忙招贤聘能、砌房造屋，可时间太紧，无人应聘，一对竟乱了方寸，慌了手脚。还是一名姓邵的工匠有种，他揭了招贤榜，把方圆几十里的能工巧匠都找了来，只一夜功夫，就造出这三里长的小镇。直到如今，它仍保留着水乡集镇那种古朴典雅的风味。此刻，适逢早市，密集的人流把那条石板铺就的街道塞个水泄不通。嘈杂的市声盖住了屋脊上呼嗖的寒风；蒸腾的热气化开了瓦楞中皑皑的白霜。

我在蔬菜门市部前面收住了脚步。门市上六只大箩筐，其中五只箩底朝天，空空如也。只有一只箩里装了大半筐黄不拉稀的菠菜。门槛外排了一长列三四十个买菜的。营业员小张和小李，一个掌秤，一个收钱，她们不住地在向顾客打招呼：“后面的同志请不要排队，这筐里卖光就没有了！”买菜的却根本不信，非但原来排着的不走，后面的队伍还越接越长。街南头的李老太拄着拐杖来排队，想必是支持不住了，干脆借来了长凳，坐在那儿硬等。落在最后的几个顾客看来希望不大了，便指指戳戳发起牢骚来：

“蔬菜门市部没菜卖，还挂这牌子做啥？”

“这牌子是让人看的，你要买菜到自由市场去嘛！”

“国家牌价菠菜一毛五一斤，自由市场要三毛五一斤，你能买得起？”

“唉，吃菜难，吃菜难，哪天不愁吃菜难？”

……

这一句句，一声声，都象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。我不忍再看下去了，一埋头，挤过人群，继续往街南头走去。靠近市梢，是“自由市场”。这儿的蔬菜也很少，稀稀朗朗，只有几个摊贩在那儿叫卖。物以稀为贵，价钱确实高得要命。不少顾客上前问问、看看，转上几圈，最后还是摇摇头走

了。

这时，前面传来一片扁担的吱溜声和号子的哟呀声。抬头看去，只见菜姑打头，一长串二十来副粪担春燕展翅般飞出市梢，煞是威风。只有范二象只离群的孤雁落在后面，一步三挪地“踏蚂蚁”。

邵镇居民的粪肥都是蔬菜队按地段和人头包下来的。每天，队里轮流派人上街倒马子，把粪肥挑到田头，沤在池里，腐烂后就是蔬菜上有机肥料的主要来源。每到年终。蔬菜队再拿出一些大菜送上门去，供居民作腌菜，以抵偿粪钱。就这样，从吃到拉，居民都给包了。种菜人实在跟卖菜人一样，忙的是侍候吃菜人的差事。今朝菜姑走马上任，照样挑重活，揽脏活，嘻嘻哈哈，干得那么欢！这不能不叫人暗暗佩服。然而，掌管一个蔬菜队决非挑一担粪肥这么简单，许多麻烦、棘手的事会咕噜咕噜地冒出来。她果真能领导得下去、改出啥名堂来吗？

我满腹孤疑地走出街头，尾随着挑粪队伍，径奔蔬菜队而去。长长的石板街伸展到镇郊，正好与盐邵河上新建的拱型水泥桥相连。过了桥，前面就是蔬菜队的地界。我正准备举步上桥，老伴兴冲冲地迎面走来，一把将我扯到桥堍下面的歪脖子柳树旁，笑模悠悠地说：“老头子，有喜事临门哉，还晓得？”

“不晓得。”

“真的不晓得？”

“真的不晓得。”

“一点不晓得？”

“一点不晓得。”

“喔唷唷，看你年纪不大，倒有点儿老糊涂啰，连这样

的喜事都不晓得？”

“这阵春缺，触足霉头，顾客都要来剥我皮，抽我筋哩，你还跟我开玩笑？”老太婆噜哩噜嗦，使我对她也怀疑起来。

“哎呀呀，谁跟你开玩笑？我家金生跟人家大姑娘对上象哩！”

“瞎说，他最近又没从部队回来，怎么个对法呀？”

“嗨，你还只记得我俩那时新婚之夜，揭开红色的蒙头布才认识人哪！现在的青年人兴自己恋爱，信札来往，鸿雁传书哩！”

“闹了半天，到底说的是谁家的姑娘？”

“菜姑。”

“菜姑？”我有点儿不大相信。

“蔬菜队里都哄起来了。你不信，可去问老戴，是他牵的红线，做的媒人！”

真有这样的巧事！刚刚上任的菜大队长，竟又成了我的未过门的媳妇，这个交道今后更难打。我的心里格外迟疑起来。

“我要回家去做早饭哩，你到蔬菜队去听听、去看看吧！”老伴把我一个劲地往桥那边推。

“去就去！”丑媳妇都要见公婆哩，哪有未来的公公怕未来的媳妇这个道理。

我迈步过桥，一路看去。大田里光秃秃的，冬菜全都在春节前后上了市，留在田里过冬的一部分蔬菜则被接二连三的寒潮冻坏，蔫头耷脑，不成样子。早春二月，乍暖还寒，春菜还未上来，正是青黄不接的辰光，至少再过一个月，蔬菜供应才能有所好转。凭经验，我知道眼下最要紧的是夏菜

苗圃的管理情况。何不去暗暗察访一番呢？

于是，我转身拐弯，掀开草帘门帘，踏进了蔬菜队的暖房。这里别有一番天地。一畦畦，一行行，全青碧绿。仿佛从一个季节跳到了另一个季节——外面还是早春二月，里面已是阳春三月。主动让贤的大队支书老戴在这里当管理员，他迎上来，向我一一介绍：“这是黄瓜秧，这是茄子秧。”

我十分诧异：“常言道，‘二月二，黄瓜茄子都落地’，现在，二月初头，你们的黄瓜茄子都成翠生生的秧苗了，比往年起码提前了一个节气！”

“嗯，”老戴捻着胡须，不无骄傲地说，“这都是你未过门媳妇的主意！她说，不打破老套套，就创不出新道道。如今的年轻人，你我都难估摸呀！”

看来老伴的消息不假。老戴是从来不跟我开玩笑的。我不由在心里暗暗骂道：金生这小子，怎么也不来信跟我们老俩口商量一下，就瞒着我们把这门亲事定了呢？我姓吴的门槛不高，可只要我还撑在这世上，决不容许对头星轻易跨进门来。我得写信去问问金生。再说，新春伊始，这改革毕竟八字还没一撇，老戴呀，你那样断言为时尚早，菜姑她到底怎样，咱们还得骑驴看唱本——走着瞧！

夏

“夏菜旺，没处放。”也算菜姑骨头高。这一阵的邵镇，五颜六色，铺天盖地，从蔬菜队到门市部，到处可见绿油油的青菜，翠生生的黄瓜，红晶晶的蕃茄，紫嘟嘟的茄子和黄澄澄的笋瓜……街路上，从早到晚，不再看到排队买菜的长蛇阵了。相反地倒是出现了另一番景象：那一担担蔬菜不

住地涌到门市部来，堆满了箩筐，堆满了墙角，连我办公室楼下的过道也给堵住了半条，来去都得侧着身子走。

范二不断地送来这样菜丰收，那样菜超产的“情报”。打从春上联产承包以来，他依然每天来坐，吹的却乏味多了。他开口闭口都离不开他的责任田。有时连烟也不抽、茶也不喝，颠颠地一到就走，嘴里喃喃着：“哦，那责任田上的青菜要浇水，萝卜该施肥了。脱了产，咱可赔不起！”往常，范二吊儿郎当，最拆烂污。他自己就说过：“反正你上工，我上工，得的工分都相同；你下田，我下田，画的圈圈一样圆。”现在，一个“包”字，就治了范二这种人的懒病。现成的“大锅饭”吃不成，得自己烦心“小锅饭”了。

菜姑这上任第一把火还真点准了。当初，只道老戴越老越糊，没想被他言中，菜姑这黄毛丫头还真有点儿叫人估摸不透哩！为她与金生对上象的事，我曾去信部队问过。金生并不否认，只是说还在相互了解阶段，没有最后敲定下来，才没与家里打招呼。这阵，蔬菜队和邵镇街的许多人都知道了此事，那些饶舌的妇女和好奇的姑娘千方百计找机会、寻由头打听此事，菜姑既不摇头，也不点头，只是嫣然一笑，两个酒窝。见到我仍然吴经理长，吴经理短，对于她跟金生那层关系根本没动一点声色，不露一点口风。碰僵了，照样丁是丁、卯是卯地与我干。我自然也不轻易买她帐，只是心里想想，总觉窝囊。这天气也鬼得很，象是有意帮着菜姑与我作对似的，三十五度以上的高温持续了十余天，还没降下来的趋势。正午时分，毒花花的太阳晒得石板街火辣辣的烫脚板。偶尔哪家泼出盆水来，好比绯红的铁器淬火，嗤喇一下，青烟直冒。那田里成片的蔬菜怎经得住炎阳的炙烤；那箩里成堆的蔬菜也吃不消高温的熏蒸。往往当天进的青菜，

搁不到两日，就开始发黄、腐烂。倒不是我翻老皇历，打小算盘，生意人总有生意人的考虑嘛。我关照门市部：陈菜不卖光，新货别开筐。

这天早市，我捧着紫砂小茶壶，坐在门市部的帐桌上观察行情。正好街南头的李老太又拄着拐杖来买菜，她挽着菜篮愣怔了好一阵，叹道：“唉，没菜时，箩底朝天，样都不见；有菜时，堆积如山，又黄又烂。啥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吃到新鲜、脆嫩的蔬菜呢？”

我朝箩筐里黄皱皱、干瘪瘪的青菜瞟了一眼，偏转头，没吭声，尽管喝茶，只当不听见。

营业员小张却耐不住，不软不硬地顶了上去：“说来也容易，你别来门市部，直接到蔬菜队去买就是了。保证你要啥是啥，既新鲜，又脆嫩！”

李老太虽老，却耳不聋，眼不瞎。她准知道小张在刺她，没好气地回敬了一句：“嘿，我已是六十九朝七十上数的人了，可还没有这样的好福气！”

“福气是长在骨头里的。该谁的，别说七老八十，就是百十岁也跑不掉。”

菜姑与社员们一块儿上街送菜，正好打从旁边过，她撂下空菜筐，凑上来就打抱不平：“小张同志，你这是啥态度？”

小张反问：“她那是啥态度？”

“欺侮老人，不作兴的。”菜姑盯了小张一眼，“亏你是个营业员哩！”

“营业员又怎样？就得低三下四地侍候人吗？”小张头一昂，不买帐，说出了我想说而不便说的话。

我搁下小茶壶，手抚着桌上的一把算盘，劈哩啪啦，佯

装核帐，胡乱地拨弄着，等着听下文。

“你，你还讲一点文明精神不？”菜姑一急，把“精神文明”说成了“文明精神”。我扑哧一下，差点儿笑出声来。

菜姑也许瞧见了我的举动，她话锋一转，冲我而来：“吴经理，你为啥不出来评评理？”

“噢，噢，”我吱唔着，正不知如何说才好，“面糊”队长老戴上来打圆场了：“算了，算了，大家少说一句，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吧！”

“小季，你去掌秤，我来收钱，让小张到后面去凉凉吧！”我连忙“调兵遣将”，使双方脱离接触。

“好，我来，我来！”小季心领神会，应声照办了。

小张怕也知道菜姑的厉害，随手放下秤，斜了一眼李老太，扯过手腕上汗湿的手帕，扇着风凉，转到里间去了。

这时，过路的早围了上来，大伙七嘴八舌地全都责备小张的不是：“嘴象铁钳，菜象土蚕，该硬的不硬，不该硬的死硬！”“象她这样，别说买菜吃，气先吃饱了！”“唉，宁愿回家盐蘸菜，也不买这倒头菜！”

“吴经理，”菜姑气还未消，她象是存心要在大庭广众出出我这个未来公公的洋相似的，一下盯住我不放，“你倒说说，居民想吃到新鲜蔬菜，这究竟有啥错？”

“没错！没错！”我满口应承，转面一想，心里又不服，便转守为攻地说，“门市部毕竟不是蔬菜队，每一棵菜都出在你们种菜人的手里，我们也没办法呀！”

菜姑把衣袖一捋，伸手从李老太篮里抓过一把刚刚买下的青菜责问：“吴经理，你说话可得负责，请问，啥时候我们蔬菜队给门市部送过这样又黄又烂的青菜？”